

湘綺樓全書



目錄

尚書附一

王氏

虞夏書十九篇附五篇凡廿四篇

堯典

書一 禪始末 記虞帝受

舜典

書二 為臣時事 記虞帝

汨作

書三 此下十一 篇記虞帝所行政

九共一

書四 九共二

九共三

書六 九共四 書七

九共五

書八 九共六 書九

九共七

書十 九共八 書十一

九共九

書十二 皋饌 書十三

大禹皋陶謨

書十四 在堯典前以係大禹初平水土事 大臣陳謨故

退在後鄭云別有大
禹謨今攷定無之
棄稷書十
貢書十六
禹平水土

時所作事在皋陶謨前
以無帝言故又在後
甘誓書十七
五子之

觀書十八
胤征書十九
禹孫
帝告書二十

五篇夏王桀時諸侯商
伯湯之書鄭分為商書
釐沃書廿一
湯征書廿二

女鳩書廿三
女房書廿四
桀之臣伊尹作

商書卅六篇

夏社書廿五
湯受
疑至書廿六
臣扈書廿七
湯

誓書廿八
湯未克
中歸誥書廿九
大臣告王之書

湯誥 書三十 其逸文皆湯 **咸有一德** 書卅一

咎單 書三十二 一日明居 **典寶** 書卅三 **伊訓** 書卅四 以下大甲篇大

甲始立作 **肆命** 書卅五 **徂后** 書卅六 **大甲** 書卅七

大甲 復立 **大甲二** 書卅八 **大甲三** 書卅九 **沃丁** 書四十 以下

以時代 **咸又** 書卅一 **咸又** 書卅二 **咸又** 書卅三

為次 **咸又** 書卅四 **大戊** 書卅五 **伊陟** 書卅六

原命 書卅七 **仲丁** 書卅八 **河亶甲** 書卅九 **祖**

乙 書五十 **般庚** 書五十一 **般庚** 書五十二

書五十二
陽甲弟般
書五十三
兌命一
武丁時作般

庚弟小
乙子
兌命二
書五十五
兌命三
書五十六
高宗彤日

書五十七
武丁高宗之訓
書五十八西伯

子祖庚時祖己作
伐耆
書五十九微子誥
父師少師
書六十

前以臣書
故編于後

周書四十篇

大誓一
書六十一
武王之篇
書凡十大誓

今在前者周自文王
稱王故不與湯同
大誓二
書六十二
大誓三
書六十六

三十 母誓 書六十四 武成 書六十五 洪範 書六

十六 武王 以下四篇 分器 書六十七 旅豪 皆武王時羣臣書者未詳何人作

書六 八 旅巢命 書十 六 金滕 書七十 周公薨後

在 成王 為先王故 大誥 書七十一 微子之

命 書七十二 餽禾 書七十 三 嘉禾 書七十四 康誥 書七十五 酒誥

書七 六 杼材 書十七 召誥 書十八 雒誥 書七十九

多士 書八 成 毋劾 書八 君奭 書八

十二 以非王政故 周公攝王二年 成王政 書八十三 以下周公告

臣民之書非將薄姑書八十四多方書八十五皆攝王三年

周官攝王四年立政還政後告小臣周公賄息

慎之命書八十八公既沒成王作毫姑書八十九

君陳書九十一顧命書九十二康王之誥書九十三

畢命書九十四君雅書九十五蔡中

之命書九十六命其國蓋當武王時非三監

蔡柴誓書九十七甫荆書九十八文侯之命

襄王時秦誓書百襄王時



大夏侯章句解故二十九卷曰伏生本

堯典一 皋陶謨二 禹貢三 甘誓四 湯誓五 般

庚六 高宗彤日七 西伯戡耆八 微子九 毋誓

十 洪範一十 金縢二 大誥十三漢書云司馬遷古文洪範在微子

前大傳大誥在金縢前今從今本 康誥四 酒誥五 梓材六 召

誥七 雒誥八 多士九 毋劾十二 君奭一十 多方二

立政三 顧命四 康王之誥五 柴誓六 甫荊七

文侯之命八 秦誓九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目

以二十九篇分
般庚為三篇

古文經四十六卷目

班固所見本

存書三十一卷

同歐陽章句

逸書十五卷

舜典一汨作二

九共三

棄稷四

五子之歌五

肩征六

湯誥七

咸有一德八

典寶九

伊訓十

肆命十一

原命十二

武成十三

旅敖十四

罪命十五

右共卅
六卷

古文經五十七篇目

班固所見本

存書三十一篇

同歐陽章句

逸書二十三篇

以前十五篇加分出九共八篇

晚出大誓二篇

右共五
十七篇

鄭注書三十二篇目

存書三十一篇

同歐陽章句而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加序一篇

大誓一篇

逸書二十四篇

同古文經而有
大禹謨在弟
十二案古文經
俱無大禹謨

未知鄭
所見何

目錄終

尚書附一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尚書卷一

王氏集注并箋

堯典

大傳說堯者高也饒也馬融曰堯諡也翼善傳聖曰堯司馬遷本紀言帝

嚳崩摯代立摯立不善崩帝放助立是為

帝堯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助娶媯訾氏

女生摯堯立七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辟

位凡二十八季而崩箋曰典經也許慎

說典從冊在丁上

尊閣之也莊都說

曰若稽古

曰後漢書引作粵李善引同馬曰順考古道鄭曰稽古同天言能

順天而行與之同功箋曰白虎通說皋陶

聖人也以日篇曰若稽古攷河命若稽古帝

舜契握若稽古王湯摠貳雒若稽古周公旦
范升說主不稽古無以承天凡書先題此四
字者為聖人不刊之典頒行天下傳示後世
者也湯誓無稽古之文緯書蓋以商太祖例
加之帝堯曰放勛勛一作勳馬曰放勛堯名

欽明文思晏晏晏一作安思考靈耀作塞邳
憚引同此從鄭馬曰威儀

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
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鄭曰敬事節用謂之
欽慮深通敏謂之思鄭曰敬事節用謂之

箋曰晏晏柔也允其克讓共東晉本作
恭讓班固引

作攘鄭曰不解于位光被四表光班固引
作橫鄭

曰其推賢尚善曰讓

曰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箋曰書說日照

四極九光光照四十四萬六千里地與星辰

四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春則星辰西游夏則北游秋則東游冬則南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則其中矣四表即四游也測天以表故曰四表言帝德至故曰不食也月為地行星隨地而游和氣至則地行順軌月當與日光交會皆避而過焉地周行四游而無薄蝕之事是光被也因作歷而測日食因日食而驗地行假于上下假東晉本作格此從書說許慎引同鄭曰至于天地所謂大

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箋曰書說曰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正月假上

入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堯始復迎日推策故以日喻克明俊德俊司馬作

馴禮記引作峻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

箋曰德以禪舜為大故贊其能明俊乂也

以親九族

夏侯歐陽說九族異姓有服者鄭曰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

九族既睦

鄭曰睦親也箋曰既盡也古者從母居無父族堯始立族而人盡

親辯章百姓

辯司馬作便東晉本作平鄭曰辯別也章明也百姓羣臣之

父子兄弟

箋曰有族故分姓先行於朝廷

有五官故百姓也

百姓昭明

箋曰

故姓有百許慎說姓人所生也

協王充引作

昭明皆勉也私分族

協和萬國

公分官則人各自勉

箋曰以族

作邦司馬釋協為合

黎民於

姓合類分黨因立萬國則無爭也

黎民於

變時雖

箋曰黎齊也變當為采故讀為蕃蕃

多也應劭說黎眾時是雍和也言眾民於是
變化用是大和王符說養黎民致時雍言各

治其乃命羲和義王充引作曦馬曰羲氏
族

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
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

職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
徒箋曰許慎說義氣也以調和陰陽因名

官也加乃者既有萬國欽若昊天今文歐陽
當有所統始立二伯也

天古文說元氣廣大則稱昊天司馬釋欽若
為敬順箋曰爾雅欽興也許慎說吳從日

齊齊放也元氣昇昇曆象日月星辰司馬釋
天無質以日為天耳

數法孔穎達說鄭以星辰為一箋曰日月
會於列星謂之辰數法之者算其度數以為

恣敬授民時民東晉本作人此從司馬大

象中知民緩急故曰敬授傳曰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

民時箋曰敬警也分命羲仲鄭曰官名

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

為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

陰陽為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為之

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掌四時者曰仲

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箋曰言分宅堯

者明其為羲和屬官居四方故曰四岳

夷曰暘谷宅司馬作居鄭引作度堯一作暘

作湯許慎引一作暘馬曰堯海隅也夷萊

夷也暘谷海隅之地名箋曰宅度古字通

用宅治也曰于也暘夷遼水迤海外之夷暘

谷日出之地居於朝鮮治及日本領東方荒

服以外其寅賓出曰司馬說寅賓為敬道

內則諸侯箋曰觀禮天子春朝諸侯拜日於

分朝日寅進也賓擯也東方諸侯大朝義

東門之外仲掌擯進之于義伯也東方諸

侯復逆亦掌焉其朝歲時未聞辨秩東作

從大傳應劭引同司馬作僂程馬辨作萃許

慎引秩作艷馬曰萃使也鄭曰作生也

箋曰東作東方之事大傳說為春時月令若

記所云命相布德和令及安萌牙薦鞠衣皆

其事也阮元說以鄭義周官馮相氏掌十二

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會天位引

此辯秩東作是造歷之法也辯次第者二至

二分漸為次第一月有盈縮一節有高卑一

日有交易皆次第而移以日躔分節氣次第

日出于東設儀器測量以作歷故曰東作陳

壽祺說作始也日春行東陸立春春分月從
青道出黃道東故曰東作言日月之行於是

始也東作西成日中馬日月中宵中者日見

皆步月之術之漏與不見者齊也古

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

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

五十刻箋曰星鳥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

測春分之氣星鳥可以種稷馬日星鳥星

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

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

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舉仲月以統

一時鄭曰星鳥鶉火之方箋曰堯正建丑

仲春之月日躔元枵娵訾之間其與日相對

之星則張也張為鳥注古名鳥耳月令孟春

昏參中仲弧中季七星中建丑月昏婁中凡

改正朔各從其時月此言中星但以對日為

主不必與月令同以殷仲春仲司馬作中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大傳曰

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也故曰東方春也鄭曰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箋

曰以日夜分測春分以星鳥測正朔之二月則正歲兩仲春皆得其中必兩測者初作歷

宜厥民析司馬厥作其高誘說布散在野如淳云析分也箋曰其民東方民

也其水土多島隩隨宜鳥獸字微字微東晉本作為尾

而居言度地居民之法此從司馬箋曰四方各記鳥獸之性者人未往居不識其地宜觀鳥獸則知之東方鳥

獸易長養故知其隨地可居也字乳申命義也殷敬順說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叔箋曰申重也三子皆言申以與義仲宅南同被命也堯時地益廣始置四岳

交大傳曰堯南撫交趾 箋曰交辯秩南譌

譌從司馬鄭本王莽引作偽東晉本作訛

箋曰南譌南方之政譌偽為古字通耳夏頌

月令所宜為亦屬焉阮元說為造也日躔交

于南測其發歛以造歷陳壽祺說譌差也夏

至之景尺有五寸景短日長自此之後漸差

向南故曰南譌下言敬致所謂冬夏致日

敬致箋曰致讀如致之于朝之致夏朝南方

致之于義伯以見天子退在辯秩後者二仲

各有海外諸侯治侯國政大於辨民事義叔

惟致內諸侯而已唯朝時典領之平時不與

其政也和叔則無諸侯之可領北方諸侯以

近冀州皆直達和以日永馬曰日長則晝漏

見帝故無致之文

六十刻夜漏四十

刻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
最長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箋曰測夏至

之**星火**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未
景鄭曰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

岳之事得則夏气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

箋曰堯仲夏建巳之月日躔大梁實沈相對

之星則心也**以正仲夏**司馬仲皆作中下同

心為大火大傳曰南方者何

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妊何以謂之夏夏

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故曰南方夏

也箋曰正值也以夏至定歲**厥民因**許慎

之仲夏以星火定重之仲夏

就也箋曰因儻也解衣耕謂之**鳥獸希革**

襄其民以田作白養依田而居

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箋曰觀南方鳥**
獸希革者可活則知地煖宜五穀也鼃錯說

揚粵之地鳥獸希毛其性耐暑

申命和仲

申東晉本作分此從司馬

宅西

司馬說居西土

鄭曰西者

曰柳穀

夏侯司馬穀作

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

谷鄭讀柳為味東晉本作昧

谷此從大傳箋曰領隴西至于日入之地

寅淺納

曰

大傳作寅踐入日集韻引作彘淺此從賈昌朝引司馬說寅淺為敬道也馬曰淺沒

也沒猶滅也鄭曰謂秋分夕月箋曰淺當

為踐周禮饗有朝踐諸侯來朝王饗之則和

仲寅進之于和而踐焉覲禮禮山川丘陵于

西門外則祭地也地依于日故曰入日也

辯秩西成

大傳曰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訟獄斷

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成西方之政阮元說成謂成厯也日入于西

自始出測之日入又測之則推步成矣陳壽

道西故曰西成成平也言日月之宵中司馬

行於是得正而平和叔辨次之也宵中宵作

箋曰宵宵古今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

也星虛曰大傳曰主秋者虛昏中箋曰日躔鶉

火鶉尾之間以殷仲秋大傳曰西方者何也

虛與相值對以殷仲秋鮮訊也訊者

始入之兒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

宵中正夏正仲秋厥民夷司馬曰其民夷易

星虛正堯時仲秋厥民夷司馬曰其民夷易

弓西方游獵給食鳥獸毛珹鄭曰珹理也毛

虞夏書一 堯典

七

曰許慎珣讀若選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

為器用此記鳥獸皆測地氣西方鳥獸皆落

毛更生故可取申命和叔宅朔方箋曰堯時

用言凋落也言北唯岳乃言北因其方言曰幽都都之門

也詩南仲城朔方今榆林地曰幽都都之門

在不周之山辯在朔易大傳曰朔始也傳曰

今興安嶺蓋臧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

以佐冬閉臧也司馬曰便在伏物箋曰在

察易治也朔方荒寒察其時地乃可課功也

朔方諸侯為冀州近圻故不言擯踐致也阮

元說在察也朔合朔也易日月相易也日月

同經度則為合朔經緯同度日月人曰三者

相直則為日食朔望非日月食不定朔與望

弜為四位朔在北方故北方曰朔方四方里

差時差交會高下皆必測日月食四方極遠

同時並測以朔為主故以辯在朔易終焉陳

壽祺說朔易日短馬日日短晝漏四十刻夜

定朔之術六十刻鄭日日短者日見

之漏四十五刻於時最短星昴大傳曰主冬

箋曰測冬至之景也者昴星中可

以收斂蓋臧田獵斷伐鄭曰昴白虎中宿也

箋曰堯仲冬日躔在大火析木之間相對

之星為婁婁昴古今字耳字以正仲冬大傳

從古文西月令有婁無昴日北

方者伏方也萬物之方伏則何以

謂之冬冬者中也也者萬物方臧于中也

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

也陰盛則吁吸萬物而臧之內也故曰吁吸

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箋曰以厥

短至定歲之仲冬以星昴定正之仲冬厥

民奧

奧司馬作燠東晉本作隩也鄭曰奧內也

箋曰北方民逐水艸

馬曰奧煖

聚居暄

鳥獸毼毛

馬曰毼溫柔兒獸非盛厚羽毛者不生則

箋曰鳥

知地寒

鼃錯說毳

毛性耐寒凡人所不能往

者亦無鳥獸居也

說文引犇髦犇又作褻羽

獵韋紵也

言厚如紵

棋三百 箋曰此上東晉本有帝曰

之棋從許慎引云復其時

有六旬有六日

許慎

也本作期替三百日也

說旬徧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司馬定作正鄭曰以閏

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

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

箋曰每歲十

二月月三十日則不合月行者六日如此廿

四月月則不合行者十餘日而晦望變易節氣

亦異矣故於每歲亦推去六日合所餘之日
爲十二日更三十一日而置一閏月尚餘六
日又歷二十四月餘二十四日加前餘六日
而又得一閏月閏月必在歲終五歲而再閏
凡以正四時使寒暑有定又以
月有虧盈合之則仰而可識
說信飭
庶績咸熙司馬說眾功皆興
帝曰疇咨若時

登庸疇許慎引作壽劉寬碑作訓司馬說
堯曰誰可頌此事馬曰義和爲卿官

堯之末年皆已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頌四

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箋曰疇眾也謀事

爲咨庸文从用庚更代之用也凡庸命奮庸

徵庸皆言代帝位帝位尊故曰登堯以丹朱

不肖於眾中放齊曰胤子朱開明開東晉本

謀可代已者作啟朱許

慎引作殊

馬曰胤嗣也鄭曰帝堯胤嗣之

子名曰丹朱開明也

箋曰司馬云嗣子丹

朱嗣子當立者也放齊言帝子

帝曰吁

箋曰

也驚其

不知人

庸可乎 庸从馬東晉本作訟 司

聲也庸可不可登庸也多言之人有似開明

故駁之或作訟聲近通用俗儒以為丹朱

訟非也聖人太子與何人

帝曰疇咨若予采

爭訟亦必不至頑凶矣 司馬云堯又曰誰可者馬曰采官也

箋曰予與也采事官主工作者

驩兜曰

都 驩兜莊子漢書並作謹段左傳說

為帝鴻氏子

箋曰都者諾詞也

共工方

鳩倮功

司馬云彳聚布功說文引彳倮倮具也

速斂也

又引彳倮倮具也 馬

曰倂具也鄭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
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末義和之子皆
死庶績多闕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為舉
箋曰驩兜以今共工在職世官溥聚布功
未有過失不可代也古者世官不名共工稷
皆舉官是也周語太子晉言共工欲壅防百
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賈逵說共工姜氏左
傳說少皞氏之子則已姓也共工閻于治水
但欲湮塞洚流故驩兜乃以帝曰吁靖言庸
為方鳩工布役未為失職也

違象龔滔天

靖龔從漢書東晉本作靜恭龔
共古今字司馬作善言用僻似

恭漫天不可左傳作靖譖庸回楚詞康回馮
怒地東南傾王逸說康回共工名康回當作
庸回箋曰靖謀也眾謀善言共工庸皆違
之滔天水擬天也象似也共供也似能供職

而致洪水滔天

帝曰咨四岳

司馬作嗟四嶽鄭曰四岳四時

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

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入

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鼂四人而已其餘四人

無文可知 箋曰咨謀外臣四岳者普詔天

下詢治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水之人

滔天

箋曰呂氏春秋云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夫溢逆流無有丘陵

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曰鴻水孟子書作

澤水禹貢作降水滔水漫漫大兒方竝割裂

懷夾襄讓也水本勢湯湯治之則竝分裂蕩

蕩然洶涌也小水欲入大川而大水階之不

能入口則讓而至於高平之原是謂襄陵小

大川相為害故浩浩然擬天無人行之道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說文引乂作變

司馬

也

箋曰咨謀也謀於下民有能者使治水

以共工鯀俱不可用也此即揚測陋之義

僉曰於鯀哉馬曰鯀臣名禹父鄭曰於者烏

舉鯀也本紀鯀之父曰帝顓

項班固說顓項五代而生鯀帝曰吁咈哉方

命圮族

方漢書引作放鄭曰方放謂放棄教命

箋曰咈違也圮毀也族九族也堯立族姓

孟康說壞其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司馬曰試

已等之未有賢於鯀者

箋曰許慎說異舉

遂欲久馬曰堯以大聖知時運帝曰往欽哉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

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鮒箋曰言往者蓋已召還也帝亦以河

當塞復令興役九載績用弗成司馬曰九歲帝曰咨

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女能庸命異朕位司馬

踐馬曰朕我也異讓也鄭曰言女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入處我位就治天子之

事箋曰言在位七十載自明年老不能躬察水執也異選具也選用命者使代我位乃

能巡狩也咨四岳者推諸侯賢人不岳曰否

咨義和者二伯天子所用嫌有私也德忝帝位司馬曰否不也大傳曰否不也無

命人庸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揚側陋李善引作敷仄陋司

馬說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鄭曰師諸侯

之師箋曰明明察也察舉側陋未位之

人於眾中賜以帝位言立賢無方司馬鄭曰

以為眾舉舜則文不必言錫帝蓋失之

有矜在下曰虞舜矜從司馬東晉本作鰥

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

嫁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矜馬

曰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

虞國名也今山西有虞城縣漢大陽地是其

故國與左傳說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國語

說幕能帥顓頊者史記云瞽叟父橋牛橋牛

父句望句望父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

堯典

曰帝顓頊句望木德之神句芒也蓋幕之號耳白幕受封虞傳至瞽夔以瞽為樂官謂之神瞽司馬以為窮蟬至舜皆微為庶人非也舜既世子而未得立又不為娶眾皆知瞽不欲舜嗣故帝曰俞子聞如何笈曰俞然也古矜在下者分民各專其

國舜又為天子故岳曰瞽子父頑母嚚弟傲帝雖聞而未用

克諧弟從史記東晉本作象司馬說瞽子為盲者子非說文頑榘頭也傲倨也倨

不遜也皇甫謐曰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司馬說瞽夔更娶妻而生象笈曰時瞽為

朝官故以官舉之言世族也子于父母不得言諧克諧專謂和于弟耳舜弟名象堯未必

知之或作象傲者非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我其試哉我上

馬作堯曰吾東晉本帝曰我此從馬本
馬曰治不至姦鄭曰試以爲臣之事
箋曰司

王充說試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
也姦私也以孝進治在官不至姦私
我其用

之皆堯言也司馬以治不至姦爲岳
以爲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於詞理爲
疏也

女子時鄭曰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
其正
召舜舜逐子假以選壻爲名乃可召
也古者

有立女夫外孫爲後之義將合受禪
亦必爲
帝女壻也帝命無庸其父不知孟子
假託之
言不足論也是時未定六禮壻皆從
女居

觀厥刑于二女司馬曰觀其德于二
女
與偕故未昏禮先有媵矣媵必與女
俱行蓋

自古矣將降帝女先以二妾名曰觀
刑也記

與偕故未昏禮先有媵矣媵必與女
俱行蓋

自古矣將降帝女先以二妾名曰觀
刑也記

自古矣將降帝女先以二妾名曰觀
刑也記

自古矣將降帝女先以二妾名曰觀
刑也記

自古矣將降帝女先以二妾名曰觀
刑也記

自古矣將降帝女先以二妾名曰觀
刑也記

舜三妃言帝女及二女也孟子書說以帝二女竝嫁列女傳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非也王充說觀示虞舜于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

釐降二女于瀉汭嬪

于虞

瀉當作媯 司馬說舜飭下二女于瀉 汭馬曰水所出入曰汭 箋曰釐飭也

堯飭之也瀉汭近虞之地說文媯虞舜居媯

汭因以為姓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舜

所耕處也有舜井瀉汭二水出焉南曰瀉水

北曰汭水又曰河水東過大陽縣輪橋東北

有虞原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於虞

者也今蒲州地蓋先以媯往後降帝女遂歸

國見舅姑也孟子記舜為都君當在此時苟

爽說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

嫁於虞猶屈體降

帝曰欽哉箋曰欽興也慎

下勤修婦道非也

徽五典五典克從司馬徽作和馬曰徽善也

司徒之職箋曰左傳說父義母慈兄納于

百揆百揆時敘司馬說為徧入百官百官時

主后王以揆百事說文揆癸也癸冬時水土

可揆度也百揆司空之職求賢本為治水以

舜由孝舉故先以為教官乃典水官賓于四

門四門穆穆司馬說為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鄭曰賓擯也舜

為上擯以迎諸侯箋曰說文賓古文作賓

階諸子門東諸男門西九夷東門外八蠻南
 門外六戎西門外五狄北門外明堂記東應
 門西皋門南庫門北雉門穆穆美也擯四門
 者作義和延訪遠方之情也將授帝位故合
 徧見四方來朝者四方穆穆言舜美德
 著于四方太子十八日迎侯亦其類

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司馬說為堯使舜入山
 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

不迷鄭曰麓山足也

箋曰大麓築壇以受

封爵蓋古命相之典烈風雷雨易代之符也

不迷者言知天意在舜無可迷惑也大傳云

舜十四祀笙管變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

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周公將受

王禮天大雷雨以風自古聖人受命以烈風

雷雨為驗大平之世風不鳴條而今烈風故

知當有代帝位者淮南子說既入大麓烈風

雷雨而不迷王充說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
虎狼不犯龍蛇不害桓譚說昔堯試舜於大
麓者領錄天子事矣漢書文帝報于安國曰
萬方之事大錄于君王王充又云尙書曰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麓三公之
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
告若疾風大雨風俗通堯禪位納于大麓魏
公卿上尊號奏曰遵大麓之遺訓遂于繁昌
築靈壇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
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
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
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帝曰格女舜詢事考

言乃底可績三載女陟帝位

考言乃底從北堂書鈔引東晉

本作考言乃言底司馬云堯以爲聖召舜
日汝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馬曰底定也

鄭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 箋曰格

升也陟登也召舜升帝位也詢事考言者賓

四門周知天下之事蓋舜為相三年悉考

知共工謹兜鯀之不可任及禹可用之狀 舜

讓于德不怡 徐廣引怡或作台魏志引作嗣

于德不懌 箋曰怡當為懌釋也釋舍也舜

讓于德更讓有德也堯不肖釋不聽其讓仍

不釋舜必令攝也司馬說賓四門以前有正

十七年鄭意亦同今據三載則無此年也 正

月上日 大傳曰上日元日馬曰上日朔日也

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

位乃改堯正故曰月正元日以異文 箋曰

詩推度灾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

月為正少昇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

陽有虞有周皆受終于文祖司馬說文祖者

以十一月為正堯太祖也於是

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大傳曰受謂舜也

馬曰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曰受終者堯仍在位使舜攝政終其事舜乃

受命不辭尚書帝命稽曰五府五帝之廟蒼

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赤曰

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

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張守節說文祖者

赤帝赤燹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

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禮稽命徵云唐

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古者無族無所謂

五廟但立明堂耳堯有族而舜有昵祖則廟

制始堯時舜異姓為子亦仍堯五廟無在旋

句書二 虞夏書一 堯典

六

璣玉衡

旋從司馬大傳一作旋馬鄭諸本皆作璿司馬說北斗七星所謂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大傳曰旋者還也璣者幾也

微也其變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璣是以旋

璣謂之北極馬曰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

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筩所以視星宿也以旋

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鄭曰璿璣玉衡

渾天儀也動運為璣持正為衡皆以玉為之

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箋曰旋璣北辰

居所自運玉衡北斗定十二月觀四游謂堯

如北辰舜如斗班固云玉衡北斗衡平也其

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星經云旋璣謂

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劉向說苑云旋

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蕭吉引尚書說云旋

璣斗魁四星玉衡杓橫三星蔡邕云玉衡長

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竝縣璣

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以齊七

星宿璣徑八寸圓周二尺五寸而強

政司馬說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

各有宿十母十二子馬曰七政者北斗七星

地第三曰命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

星也第五曰煞土謂填星也第六曰危木謂

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

異故名七政也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

其盈縮進退失正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

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

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鄭曰七政日月五星

也箋曰尚書說四時五威五威者五行也

五威在人為五命七星在人為七端北斗居

天之中當昆侖之上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氣

受之故為七政考靈耀云七政布位日月時
 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
 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為政鄭注大
 傳云齊中也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
 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
 政之大者也今謂月為地行星五星自行皆
 不關人事以為日月五星者非也舜初受禪
 政得失又不可即知在之者謂堯使舜攝察
 北辰北斗之象有此居攝之法堯仍為君如
 北辰居所舜代行政如北斗行天以整齊三
 才四時之政七政即七始也周公攝政稱
 玉衡不迷則玉衡者稱攝位之名明矣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司馬肆作遂說文作彘
 類作禋大傳禋作煙

肆

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
 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

宗馬曰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禮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鄭曰類于
上帝禮祭上帝於圜北禮煙也取其氣達升
報于陽也六宗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
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
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
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箋曰
肆遂通用字遂既事之詞也舜既攝政堯遂
使主祭郊天也郊祭界天上帝界日也地球
繞日故以日爲上帝禮六宗謂祭五帝及北
辰也五帝五德感生帝五時祭之北辰神州
之神地之軌道以行虛空亦謂之帝皆同煙
寮也大傳所云天卽虛空軌道所云地卽中
央黃帝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
之柰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六宗
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備不及四時居中央

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之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司馬徧作辯鄭曰徧以則地理從

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北陵墳衍之屬揖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揖從司馬及馬本東晉本作輯既月乃日司馬

作擇吉月日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為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屬也

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畱其圭能改過者復之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削此謂諸侯之朝于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馬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收之使舜親往班之箋曰以舜將出巡守諸侯無以爲信故斂五瑞於京師舜巡守使頒之若後世合符持節也旣讀爲概分四岳於四仲月使道里均也乃日者乃定巡守之日也覲者巡守四岳諸侯之長來方岳下見舜也羣牧八伯也諸侯有不悉來者故因其牧與之使咸知舜代天子之意

歲二月 大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曰舜受終後五年

之二月鄭曰歲二月正歲建寅之月也 **箋**

日歲受終之歲二月建寅之月受終卽巡守

以堯老不能出巡舜攝位專為巡守耳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柴說

文作柴古文作禘 大傳曰元祀代泰山貢

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

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夔哉其歌聲比大

謠名曰南陽馬曰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

燔之鄭曰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岳

名也柴者考績奈也 箋曰自堯都至泰山

二千里而近吉行五十里月可千五百里耳

以二月發不必二月至也云柴者用天子禮

望秩于山川 鄭曰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 肆覲東后肆覲司馬作遂見

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

奠曰東后東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司馬協作

合一一作叶馬曰律法也鄭曰協正四時之

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其節氣晦朔恐諸侯

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同陰呂律陽律

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稱上曰衡箋

曰協同皆合也正正朔天子所頒也日名甲

子乙丑之屬律度法度制節衣服之屬量丈

尺斗升也衡權概之類也以將施政布功故

合同考之以同律為樂非也此時未遑修樂

修五禮馬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鄭曰五禮

禮公一侯伯子男二卿三大夫四士五舜巡

守欲通民隱故因會諸侯延見下士士見天

子非常禮以未習乃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之其後因立貢士之法

馬曰三帛三孤所執之摯二生羔鴈卿大夫

所執一死雉士所執鄭曰五玉瑞節執之曰

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王者
 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
 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
 改之為纁也二生一死者羔鴈生也卿大夫
 所執雉死士所執也箋曰五瑞已斂矣舜
 未觀后復未頌之而諸侯仍各如其等以為
 摯非其守國之信故不得名瑞也帛分摯如
 三者公卿附庸世子各異也藉玉即器摯如
 五器與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以上士中
 士下士之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
 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摯之言至
 所以自致也箋曰摯者總上十一等皆執
 以見舜也如拏古今字拏五器分五等五玉
 一器三帛一器二生二器一死一器必分五
 者辨等也君卿大夫士雖國有大小各自為

等說文引虞書雉藝二云藝至也
蓋古文說藝專屬士雉之名
卒乃復馬曰五玉

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也鄭曰卒已也
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

於文祖箋曰復還摯也禮純臣之則入其
摯今舜攝位皆還之自諸侯至于士也復國

不待五月箋曰元祀南巡守至于南岳大傳
言建巳之月

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
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

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箋曰南岳衡
山今之九疑距南交千餘里舜從泰山南行

至九疑二如岱禮八月箋曰元祀西巡守至
千餘里

于西岳大傳曰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
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

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
名曰歸來 箋曰舜從衡山至華山亦二千

餘如初 鄭曰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十
里如初 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

有一月 箋曰元祀朔巡守至于北岳 大傳曰
建亥之月

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齋落日纒
纒 箋曰舜從華山至恒山亦二千餘里必

一歲周行之者將大 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
黜陟諸侯便察水勢

司馬藝祖作祖禰 大傳曰歸格于禰祖馬
曰藝禰也鄭曰藝祖文祖也猶周之明堂每

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 箋曰歸者自
北岳歸也北岳至帝都千里而近藝昵通用

字昵文私廟舜祖廟也使用天子禮自告祭
其祖文不臣也用特者告祭之禮舜父在官

廟在國以攝位特聽立廟京師使舜主之爲瞽別子蓋祭顓頊故別有廟五載一

巡守羣后四朝大傳曰古者諸侯于天子五

職者述其所職也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

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

侯爲四輩輩主一時馬曰四面朝于方岳之

下鄭曰四朝四年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

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

于京師歲徧也箋曰五載者元祀後五載

也再巡而後試諸侯之功示即事有漸四朝

者各朝于方岳之下不言肆覲羣后者至此

正君臣之分誅賞諸侯而後殛鯀

舉禹代之也於是舜徵庸九年矣敷奏以言

司馬敷奏作徧告漢書敷作傳大傳曰古

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

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
 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
 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
 以鬻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得專
 征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代其宗者
 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有
 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
 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
 誣者則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以地三
 絀而爵地畢也箋曰進貢士舉遺逸之材
 以任職代所黜退者以初用無功可試故但
 以言進之若舉**明試以功**大傳曰見諸侯問
 禹治水是也**明試以功**百年大師陳詩以
 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
 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

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箋曰試用也用以功則退四罪

車服以

庸

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錦未有命者不得

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度人木車單馬衣布帛箋曰此謂度人度民中賢者不登

用之但賜車服以顯之也民功曰庸 **兆十有**

二州封十有二山

兆從大傳今作肇 大傳曰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

二山兆十有二州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鄭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

遠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三州並
舊為十二州更為之定界 箋曰鄭注大傳

云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谷永
說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此云

兆十二州則舜始分之也古今分州部皆以

山水為界鴻水懷襄則驛道離隔營青隔海

并幽阻河調發請事皆有阻滯稽候之患乃

因山為界更九州為十二故封十二山也及

禹平水仍**濬川**司馬濬作決 鄭曰濬水害

為九州耳也 箋曰既始分州因命分

地任工濬通大川為**象以典刑**大傳曰唐虞

治水疏泄之宜也 象刑而民不

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唐虞之象刑上

刑赭衣不純中刑襍履下刑黑幪以居州里

而民恥之而反於禮又別說犯墨者蒙帛犯

劓者赭其衣犯臙者以墨幪臙處而畫之犯

大辟者布衣無領馬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
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
箋曰時舜

初立天下未平有當刑者皆赦之
使自新故用象刑以治齊民也
流宥五刑

馬曰流放也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
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鄭曰正刑五加

之流宥鞭朴贖刑此之謂九刑其輕者或流
放之四罪是也
箋曰謂大夫以上罪在五

刑者則流
宥之也
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
馬曰

官刑為辨治官事者為刑金黃金也意善功
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鄭曰朴槓楚也

朴為教官為刑者
箋曰此三者不
入五刑便各隨其所統而結責之也
眚災肆

赦怙終賊刑
司馬肆作過徐廣說終一作眾
鄭曰眚災為人作患害者也

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

賊則用刑之箋曰眚由人過失非其本意

灾因飢寒水火所害而犯法禁肆過誤不審

者三者直赦之怙有所恃而犯法終先已犯

後又犯之賊起意害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人者三者必刑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司馬恤作靜徐廣曰恤一作謚箋曰欽興

也興哉興哉言當興此九刑時承平久非刑

無以懲驕情振愚蒙也惟此刑靜民所

謂疾讒說殄行好風議而不事者流共

工于幽都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都從莊子引司馬

說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

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

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馬曰
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危西裔也三苗
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饗饗也殛誅
也羽山東裔也鄭曰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
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
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饗饗今
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
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饗饗可知禹治水
事乃流四凶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
忍刑也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
位耳猶爲國君 箋曰流荒服外五百里之
二百里地也幽都和叔所治之邊地馬君以
舜分十二州故著幽州之名餘三人不以州
舉共工不應獨云州也共工水官不能治水
故流之放謂三年待放也驩兜誤留共工其
罪輕放之仍得召還也竄塞也許慎引作窳

三苗負固淫刑故竄塞之不通其朝聘也殛
 極也鯀方命圮族又為禹父方使禹治水故
 極之不令入朝也凡此四罪三以洪水故其
 三苗亦左洞庭右彭蠡阻格堯德舜起新造
 一曰退三卿廢一大國曰咸服者言不易服
 也先不怡今乃服耳罪者絙誤之詞鯀後配
 天三苗不敘
 二十有八載箋曰舜陟帝位其
 非惡人也
 巡而黜鯀舉禹十三年九州平則堯禪十八
 年水土平後八年堯崩凡二十六年云二十
 八者并前得舜三年數之也司馬云堯立七
 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辟位凡二十八年而
 崩凡者自得舜至老二十八年也用事二十
 年而攝政八年是水土平後八年堯崩故又
 曰薦舜二
 放勛乃殂落放勛從說文引孟子
 董仲舒並同說文無

十八年

落 箋曰殂往落始也言 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 諸侯公卿也如執父母之喪言堯尚為天

子 舜服臣之服亦見三 四海遏密八音 箋曰

夷蠻戎狄之國遏止密靜也 月正元日 鄭曰

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虞正建子之月 箋曰 舜格于文祖 祖受終

必改正者示前皆攝堯 之明堂異姓繼統不可入堯廟又 詢于四岳

不可不祀堯故奉升堯主於明堂 箋曰此明堂之位也 四岳三代 闢四門 鄭曰

之二伯所謂三公在中階之前 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

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

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箋曰四

門九采之國領四塞之長也明堂位位在應

門之外蓋舜時分在明四目達四聰聰一作

四門內以領四閭窗司馬

云明通四方耳目命十有二牧論帝德箋

曰曰當作四古字四四相似所謂四塞在門

屏之外也四窗兩階門內侯伯子男也序咨

曰堯聞之聰明則當時以聰明為官名

十有二牧白虎通云唐虞尚質使大夫往來

非堯時十二州而立十二牧以禹貢言九州

也箋曰牧者游行之名輔四岳者也周謂

之監每岳三人故十二人唐時四岳但掌外

諸侯荒服之地羲和總內至是一岳立三監

而罷二伯設百揆以禹曰食哉惟時柔遠能

功大無與並舜特制也

邇鄭曰能恣也 箋曰食讀若飭食作惇德

允元箋曰惇厚允信元首也 而難任人司馬說為

遠佞人箋曰 蠻夷率服箋曰蠻夷要荒之

中言之率循也服事也循順職事以聽於

曰箋曰以在堯 咨四岳箋曰二伯已罷 有能

奮庸馬曰奮明庸功也 箋曰庸登庸也舜

賢登庸以明堯授熙帝之載 司馬說為美堯

行也箋曰熙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司馬說

廣也推廣堯意

官相事 筭曰百揆堯所以官 舜今仍設之以相天子順眾官 僉曰伯禹作

司空 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溝瀆雖過水為民害

則責之司空鄭曰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

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

朕虞是也 筭曰伯禹者爵為伯蓋嗣鯀崇國也空孔也水道曰孔言作司空者堯前併

義和為司空以命禹已示不當登庸之意今宜立之也白虎通說司空為空尚主之何況於

實以微見 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著非也

司馬兪作然咨作嗟懋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

作勉 馬曰懋美也

暨皋陶

說文暨作泉官為稷禹登用之

鄭曰稷棄也初堯天

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舉八元使布

五教契在八元中 箋曰說文諧首下首也

鄭注周官稽首拜頭至地蓋稽畱久始起臣

子拜君父之禮暨說文引作泉眾詞與也稷

世其官故不名是時 帝曰兪汝往哉 鄭曰然

以稷為眾官之長

其人汝往居此 帝曰棄黎民祖飢汝居稷播

官不聽其所讓

時百穀 司馬祖作始一作俎居從列女傳引

東晉本作后 馬曰祖始也鄭曰祖

讀曰阻阻尼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眾民

尼於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 箋

曰鄭詩箋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生子曰棄

居稷者命之世掌此職水平生齒繇始有乏

食之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

司馬遜作馴說文引遜作遜 大傳曰百姓

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鄭曰五品父母

兄弟子也 箋曰說文作契云高辛氏之子

堯司徒殷之先 一作禹契為司徒亦新命也

蓋與稷皋陶並為三卿皆典侯國佐方伯後

之三孤佐二公者也故此二司之職名遂為

夏以後之通典自夏棄稷不務

改為司馬而秦漢以為三公也 敬敷五教五

教在寬 五教五教從唐石經初刻本今不重

漢書及唐人引皆重 馬曰五品之

教 帝曰皋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士

司馬

宄作軌皋陶一作咎繇世本說顓頊生大業

大業生女莘女莘生咎陶 大傳曰蠻夷滑

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馬曰士獄官之長
鄭曰滑夏侵亂中國也強取為寇般人為賊
由內為姦起外為宄士察也主察訟獄之事
箋曰堯時蓋刑措久矣故有蠻夷之行以
亂中國制度者有作寇害以干正法者非立
刑官不足謹之舜攝而設九刑以靜天下今
更立官也肉刑之制始自有苗今即用以制
夷賊所謂五刑五流非用畫象也然侯牧得
人帝廷太和設刑官而無所用故皋陶仍施
象刑而三苗罪止流宥竟無割截支體之事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大傳云五服墨幪皂纓
艾畢蒯履赭衣三就上
申下三等就成之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
易一馬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
陳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
五刑當就三處鄭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

師氏也

箋曰上刑挾輕下服下刑挾重上

服然則本刑有本服故曰五服三就就成也

以服上中下

之刑為成獄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司馬宅作

講在入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

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

國之外鄭曰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

流皆有器懲刈 箋曰五流當五刑而流宥

之者以輕重度之 **惟明克允** 馬曰當明其罪

分遠近三等居之 使能信服之鄭

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成功

箋曰三官稷為堯舊職契皋陶皆舜時始為

之 **帝曰疇若予工** 司馬說為誰能馴予工

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

箋曰予付與也眾臣中推舉順次者 **僉曰垂**

畀以工職初分共工官為工虞二官

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

馬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 箋曰垂先

為禹屬官已在工官故但言共工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

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司馬無殳斨伯與班固作朱斨伯譽二臣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馬曰上謂原下謂隰 箋曰予

亦與也眾推順次者與以山林虞衡之任虞于洪范為貨官次相之職水土初平虞衡事

眾故別於共工為一職

禹曰益哉帝曰兪咨益

禹曰從馬鄭本

司馬作皆曰今作兪曰

箋曰楊雄說禹任

益虞上下和艸木茂益籊作赫世本大業生

伯益咎

汝作朕虞

箋曰朕我也王莽說官名

繇從父

名山大澤不以封唯天子乃有虞政非天子
不制禮虞禮皆統以王官也孟子稱益掌火

禹云奏

蠶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司馬以朱虎熊羆二

臣名

鄭同帝曰兪往哉汝諧

司馬云遂以朱虎熊羆為佐

帝曰

咨四岳

箋曰禮官為天子接外諸侯故將置禮臣必別問四岳

有能典

朕三禮

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曰典主也三禮周禮之五禮周以吉凶軍賓

嘉分五類此天地人分三屬皆總三千之數者天下皆受禮於天子禮無二致故曰我之

三禮論語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自天子出

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

司馬作嗟伯夷白虎通云王者臣有不名

者五尚書曰咨爾伯不名者貴賢者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

惟清司馬作敬直哉維靜鄭曰秩宗主次序尊卑箋曰寅進也直蓋古惠字典

禮者所以進朝廷之德以清政本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箋曰欽興也往興三禮三禮條日蘇故更設典樂納言之官帝

曰夔命汝典樂教育子育從說文引司馬作釋東晉本作胄馬

日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鄭曰育子國子

也箋曰以樂教國子者古者典籍誦讀之事稀聚眾而無業則不能久故因教以詩歌

聲律以養其心容而因以驗自然之感應焉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馬曰直而溫正

直而色溫和寬而栗寬大而敬謹戰栗也

箋曰此四者大學之教也直寬剛簡育子之

性情所近也以樂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之使溫栗無虐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漢書歌作哥永作咏 司馬云詩言

也鄭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

也箋曰詩歌聲律樂之事次第所由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諧說文作龠 樂和龠也

鄭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鄭曰石磬也夔說舜云磬有大小予擊

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

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聲

音之道與政通焉箋曰夔答帝教育子之

法莫善于樂故獨言其效也磬者樂正之所
掌以節和音聲拊循也擊石時歌聲則循石
之聲言律和也百獸猶循節而舞神人之和
可知此獸舞主教擾與咎繇謨所言各異

帝曰龍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說文奎古

司馬釋云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馬曰

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讒說殄行者所謂色取

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命汝作

惑命汝作

納言鄭曰納言如今尚書管王喉

以和六律五聲八音七始采詩之官也所以

廣知天下之情盡聞下所欲言出納之者上

以化下下朕命惟允箋曰朕命惟信者言納

以風上朕命惟允言舉其職則帝之政令

庶幾能信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

功司馬說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為大

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奔主稷

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

人為大馬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

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

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鄭曰自咨

十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

敕命也二十二人數受斯伯與朱虎熊羆不
數四岳箋曰司馬無受斯伯與三人但數
十二牧及稷皋陶夷垂益契龍七人為十九
加夔朱虎熊羆三人為二十二亦以朱虎熊
羆為二人而禹以功大不列數所以尊百揆

也此古文家說今文家則四岳八伯爲十二
牧加稷禹以下新咨者九人爲二十一其數
不合當併數十二牧四岳爲十六人加禹稷
契咎垂益夷七人爲二十三禹乃四岳之長
故不飭之所以尊之也僞孔傳說禹益伯夷
夔龍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二人今按經文禹
垂益伯皆言咨夔夔龍言命餘無咨命文僞孔
傳說是四岳不在四門四日四窗之列者彼
三四諸侯多又不純臣不可飭也不及稷契
皋陶者皆守官有效非新命故不加敕四岳
亦非新命欲其總飭

外邦故鄭重勞遣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庶績咸熙
司馬說爲三歲一考功三考黜
陟遠近眾功皆興公羊疏引書

傳云三年一使三公黜陟大傳曰三歲考績
三年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攷者正職

而行事也九歲而大攻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為鬻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于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于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鬻于天子之國然後祭 箋曰黜陟專主諸侯王官無假三年而後考也言侯國功興則王朝可知

分北三苗 鄭曰三苗為西裔諸侯猶惡乃復分析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

苗也北猶別也 箋曰韓詩外傳言有苗之國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右彭澤張逸荅焦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西野鄭注禮記舜征苗死蒼梧北當為八分也咎繇謨禹

請於舜令苗民貢土此記苗民從化爲功成也三苗之君已不敘矣其民在故土因南巡分別之所謂皇帝親問下民矜寡也率教者入學有罪者不齒

謂生三十日鄭曰謂

十年也徵庸二十二東晉本作三鄭曰謂

陟位五年再巡守十有三年九

州平合二十年攝位凡十七年

鄭曰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箋曰攝位不得爲在位在位者嗣堯也水

土平堯遂命舜即位八年然後堯崩服喪三

年合十一年合之本紀云舜踐位三十九年

共五

十載陟方乃死司馬云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箋曰陟方登方岳也巡守崩于九疑在外

故曰死在宮寢則曰殂落死者在祀典禮記

咎繇謨第二

虞夏書二

尚書卷二

王氏集注并箋

咎繇謨

司馬曰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蓋咎繇為禹

陳試士之法因奏其事而與帝論政也本

由陳謨因名曰謨詩曰訏謨定命謨謀也

大戴禮孔子引虞史伯夷此篇自皋陶方

祇厥敘及夔曰云云為史臣所敘皆伯夷

之

語

曰若稽古

白虎通曰皋陶聖人也以日篇曰若稽古箋曰皋陶之謀可為萬

世法故題篇以配帝典

言此乃順天同天之書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司馬云信道其德謨明輔和

箋曰皋陶欲陳用賢育才之法乃言人君信

道進有德使在位則謀事明輔佐和也從此

至贊贊襄哉皆皋陶與禹論政之言不在帝前

禹曰俞如何箋曰云禹曰然

以明此皆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司馬都

謀于禹也元帝引慎身修永箋曰修亦長也言君

欲進有德當先誠其身長思長久之謀惇

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司馬惇敘作敦序厲作高

茲作已高誘注淮南子亦以厲為高鄭曰

惇厚也庶眾也厲作也敘序也次序九族而

親之以眾賢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

及遠也箋曰堯初親九族故當厚敘其法

庶明卽百官也以厲爲高者蓋讀厲爲邁茲
謂朝廷也先治帝族用朝臣爲輔乃推之于
侯國其政禹拜昌言曰俞趙岐引昌作謹
專在百揆禹拜昌言曰俞司馬昌作美
曰禹爲百揆總朝政故拜謹言
而然之以皋陶能助己不及
皋陶曰都在

知人在安民箋曰言爲相之禹曰吁咸若時

惟帝其難之箋曰吁驚之者驚其非人臣所

天子猶不外此二政知人則哲能官人司馬

以用人是君所主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哲作

智箋曰言選舉非大智不能也舉士者論
定然後官之以新進代世官貴臣卑踰尊疏
踰戚若不得其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司馬作
人反亂朝序

則惠侯國所治及四夷氓庶能哲而惠淮南子引能哲

且惠司馬而何憂乎驩兜箋曰驩兜唯知世

人之道何遷乎有苗箋曰有苗淫刑負固不

方不可謂能安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馬司

此二何謂堯也日善色孔佞鄭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鮌

箋曰此何謂舜也舜聖讒說難任人是畏巧

佞也此言官人安民與鮌事皋陶曰都亦行

有九德都司馬作然於箋曰亦掖古今字

云今作掖是舊說也掖行者助成人行言亦

教育有方是為知人分九科取是掖之也

言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今本作其人有德
司馬有德上無人

字唐石經本同載作始采作事

箋曰亦言

以名稱誘掖貢士也王充說唯賢聖之人以

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

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乃言當作考

言古文弓弓形近考言而始事

之以事謂既舉之復詢考之 禹曰何皋陶

曰二句司馬無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司馬恭作共亂

作治擾一作柔塞作實說文引作憲廉鄭中

庸注引作辨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

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

柔克也愿謂容兒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

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
 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彊謂性行堅強三
 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寬
 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
 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凡人之性
 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
 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 箋曰毅決也廉稜
 也從寬至剛當作從柔至剛言此九德即洪
 範三德惟洪範從人道至地道此從地
 道人道至天道為異又擾宜在愿前也 章厥
有常吉哉 章從史記及後漢書引東晉本作
 彰 鄭曰人能明其德行所行使
 有常則成善人矣 箋曰常吉有恆德者舉
 用曰章舉有常吉者言立德不遷乃可用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司馬曰浚大也鄭曰

三德六德者皆亂而敬已下之文箋曰柔

德為寬柔擾皆生質之美非材也有材者可

為大夫有美質者皆列為士明矣孟公綽不

欲不可為滕辭大夫若寬而不栗寬反為害

亦非德也大夫必亂愿直皆備者重其選其

或有寬栗能亂敬者亦堪為大夫其或寬栗

亂敬而簡辨堪為國君矣此舉其大例耳夙

夜大夫之職浚明深智也既勤且智可以輔

國曰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司馬祇作振邦

為儼亮信也采事也箋曰儼然君子之兒

祇振敬警也亮采信能政事也有邦者既為

大夫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司馬敷作普

封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箋曰翕合也敷

徧也有全德者咸能合九德以俊又在官百

僚師師百工惟時

谷永引又作艾李善引俊作雋司馬云俊又在官

百吏肅謹馬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又

箋曰俊大也艾厯也治也大材俊能厯治

者可為相在官官宮中治事公卿之位也百

僚其屬也使其屬奉之如州之師也百工庶

職也時承也承行之言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九德備則可為相也

馬曰凝定也鄭曰凝成也箋曰五辰五時

以喻五方也撫者自上臨下之詞王國得大

賢以撫天下則眾功定言非但治內又能治

外也貢士有三等之材備大夫諸侯三公之

選無教逸游逸游從陳蕃引王嘉引作無教

洪游漢紀引作無敢佚游司

馬釋云毋教邪淫奇謀箋曰此下陳君道

以為求士之本故先陳戒天子當無自佚也

孫星衍讀逸
游為佚猶
有邦兢兢業業
箋曰有邦諸侯也兢兢戒也業

業危也大夫不貢
士故唯言有國者
一日二日萬機
機從王嘉傳引一作

之發由一二日閒所出所成是以政事不可
箋曰萬事

曠無曠庶官天功人其代之
此從大傳漢書

引同
大傳曰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
不蕃昌也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司

馬曰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
箋曰言

當舉賢代不肖以諸侯大夫非人位乃天功
也王者不可私親故下言黜陟考課之法王

充云曠空也毋空眾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
故言天敘五典
五東晉本作
勅我五典五惇
空也

哉箋曰五典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司徒之職也諸侯本之天子天子本之

於天教以人倫為本所謂敦敘九族醇厚也

勅理也古以為釐字今讀作敕非司徒戒民

以五教維從天所敘使之厚自天秩五禮東

晉本作有自我五禮五庸哉五庸東晉本作有庸

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箋曰五禮

巡守所修之五禮公一諸侯二卿三大夫四

士五秩宗所掌自從也五典五禮皆云我者言化自帝廷始從我五禮用之言常教之以

同寅協

敢蔽賢以巡守親見侯國羣士也

共和衷哉共東晉本作恭此以義改鄭曰

箋曰寅進

也能同進九德之士合以供職是謂能和其
衷衷裏衣也貢士在隱僻如裏衣不爲人見
帝以此制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大傳曰天
和調之 子衣服其

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

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

龍士山龍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

夫服二士服一 箋曰必制五章者古者官

必在位無患等級之不明今有士見天子及

貢士授官之制非用五服不章其等故作五

色之服也華蟲等是繡文之名因以名其色

耳華蟲黃也諸侯無黃色之服作繪黑也子

男無黑色之服宗彝白也大夫無白色之服

藻火赤也士無赤色之服山龍青也士唯服

青然則虞氏尙黃其正建子而貴黑周禮有

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五等而衣六色鄭

並以十二章說之詩曰毳衣如茨毳衣如璠

茨青而璠赤則毳冕服當白下有二等一赤

一青也絺冕衣當赤大夫玄冕衣當青其次

玄黃黑白赤青諸侯衣黑白赤青卿衣白赤

青大夫士有冕者衣青士無冕者衣玄或緇

王唯以大裘為異也冕服下弁服以爵弁為

尊爵弁緇衣服尚黑似天討有罪箋曰討五

足證矣而未敢明說

刑五用哉用梁統引作庸箋曰班固說聖

五刑也五刑墨劓臠宮大辟五用大傳所說

決關梁五等大小之罪名也決關梁踰城郭

而略盜者其刑臠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宄盜攘傷人者其

刑劓非其所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

不詳之辭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斂攘矯虔

者其刑死太平御覽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
鑽鑿班固說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
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
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政事懋哉

懋哉箋曰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鄭曰天之所謂聰明

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
天明威箋曰李尋說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自我民明威威從馬鄭東晉本作畏
言天之視聽賞罰寄于人故當

求賢舉士達于上下箋曰上謂天子下謂州里敬哉有土箋曰

者乃有民故可得人咎繇曰朕言惠可底行司馬說為

行乎箋曰咎繇欲立貢士之法未知禹然
否若以言順則可致行之欲禹行之也禹時

爲相乃可
底行之
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司馬曰女言致可績
箋

曰禹然其言命咎繇
主其事致成其功
咎繇曰予未有知思曰

贊贊襄哉
司馬曰思贊道哉馬曰襄因也鄭

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箋曰咎繇以己陳謨而即主其事嫌于自顯

已長故言己無知人之明思曰贊佐宣揚朝

政耳百揆職在進退人材故曰佐之也上方

謂其言順可行此不宜虛
謙矣曰今或讀爲日非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

言
箋曰禹既進此謨于帝故
禹拜曰都帝予

帝勞之言非獨皋陶之美

何言
司馬無帝字
予思曰孳孳
孳從司馬東晉本作

箋曰言非己美

孜孜也篋曰曰于也孜孜汲汲也咎繇曰吁司馬曰咎

繇難如何司馬曰何謂孳孳禹曰洪

水司馬洪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司馬

曰下民皆服于水鄭曰昏沒也墊陷予乘四

載司馬說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

行乘橈尸子泥行乘蒹呂覽云涂用楯沙用

聲近橋楫鳩軌聲近軻橈蓋其本字乘四載

者蓋當時帝制特以命禹者若今言馳驛矣

跳版旁以木扶手便上下也泥淖陷牛馬故

施此以通道非若舟車橋可常乘以行故又

謂之蹈毳又謂之行險也行險之時以軻車

為菴布于所當過之道詩曰終踰菴險謂此

與橋直轅隨山棊木棊東晉本作刊此從司

車今作轎馬許慎引同司馬說

隨為行箋曰隨從循也循十二暨益奏庶

州之山以視水因便斫山樹為表

鮮食鮮鄭作鱻司馬說與益子眾庶稻又

也鄭曰授以水之眾鱻食謂魚鼈也箋曰

庶鮮凡血食之類可食者左傳曰不給于鮮

益掌火以田以虞取禽獸予決九川司馬子

魚鼈奏進也進而教之

箋曰有食距四海距司馬作致箋曰四海

乃可興役者青州海濱為東海九河

所入在冀州為北海弱水所入在雍州為西
海黑水所入在荊州為南海山海經曰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也距趾濬畎澮距川說文作

也如足距之支分也距川鄭曰畎澮田間

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箋曰濬深通川

也禹盡力溝洫以行奠水又以蓄雨水言距
川者明溝為洩止水非引川溉田也俗儒論

溝洫多誤以爲引川暨稷播奏庶根食根從馬本司馬

馬曰予眾庶難得之食馬曰根食根生之食
謂百穀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

戾之食箋曰水平則五穀鮮食懋遷懋李
可種故稷為上卿播蒔百穀善引

作質司馬說有無化居司馬曰調有餘補
鮮食為少食不足徙居箋曰

鮮食即庶鮮食也懋勉也遷調也化貨居儲也鮮食既多可以貨賣故教之徙居也遷地視所有無有者居之無者貨焉黃帝已立市此更運販也魚利為博獸亦多可貨者膠筋皮革齒角皆皆烝民乃立萬邦作又立從司馬大利所在鄭作粒司馬說眾民乃定萬國為治鄭曰粒米也又養也眾民乃復粒米萬國作相養之禮箋曰乃難詞也乃立謂始定作又謂治耕作之事言眾民始定萬國方須耕作皆司空所掌未遑典選舉之法司馬仍須咎繇領之云此而美也箋曰俞然者許諾之詞師法百揆之美言以主貢士歸美于相臣能用人答禹之意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箋曰此下皆記言之文本

非咎謨序所謂帝舜申之者慎審也言雖禹
貢士仍當審乃今在之官恐久而解弛

曰安汝止鄭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

所云慎惟幾惟康箋曰惟思幾危康安也思

身也惟動不應司馬曰天

也為其弼直司馬曰直為惟動不應司馬曰天

後志以昭受上帝司馬曰清意以昭待上帝

也昭明也上帝天子也輔德之臣動作惟天

應於天子皆各靜其志以明承於帝而已

其申命用休鄭曰天將重命女帝曰吁東晉

吁此從司馬臣哉臣哉鄰哉鄰哉本無

驚之者驚其專責於君

司馬無鄰哉一句何晏引鄰哉鄰哉並與鄭
讀異鄭曰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

爲我臣哉反復言此欲其志心於禹箋曰
言分則君臣事同鄰里有相受相和親有罪

相及之義何得唯言動不應禹曰俞帝曰臣
後志以受也以下乃言臣職

作朕股肱耳目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箋曰帝又設四科也前二古

今所同後二興女工一立男予欲左右有民
教太平尚文故重采色文詩

汝翼馬曰我欲左右助我民汝當翼成我也
箋曰有也左右陰陽剛柔之事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箋曰宣徧也力讀爲飭
爲作也四方諸侯之國

予欲觀古人箋曰言采繡文章出於古人古
人謂黃帝也易傳曰黃帝垂衣

裳大戴禮言黃帝黼黻之象日月星辰司馬云象衣尸子云黼衣九種

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箋曰象法也凡色出于日日有九光十色月星辰布列如文繡

然山龍大傳曰青也箋曰攷工記山以章山色青龍隴古今字隴音轉為嶺

華蟲大傳曰黃也箋曰華黃雙聲蟲蟲聚為花樂之形作會宗彝大傳曰黃也

會作繪大傳曰作繪黑也宗彝謂宗廟之鬱

宗彝虎也鄭曰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

鬯尊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蜚彝而已

箋曰作起也會讀為滄水色黑作起波文也

贈贈皆有黑義蓋以會色為黑色之名宗彝

尊彝象養玉色為陶器形今博古花式猶其

遺製以為虎則未聞以

為虎蜚亦可云雞鳥耶燥火燥从大傳今作

也 箋曰許慎說璪玉飾如水藻之文 今火燄作園文刻出其遺象也 火色赤 粉米

黼 黻 馬曰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 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 下 黼黻

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下以尊卑次 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

鄭曰粉米白米也 箋曰此總上五色為二 繡法也 一曰粉米今綵子也 衛宏說黻為畫

粉與黼黻俱從黼許慎說絲繡文如聚網米 綵子之繡以粗線分界中以線綵作粒粒米

形故曰粉米五色俱可分米非取米白也米 亦有黃赤不得專白名矣 二曰黼黻今黻紗

也亦曰衲錦黼者白與黑相次成文禮家以 為若斧刃黻者青與黑相次禮家以為兩已

相背衲錦之繡以線數紗縷先以二色線作 地乃加文焉蓋冬衣裳用粉米繡夏衣裳黼

黻 緇 繡 以 五 采 鄭曰緇讀爲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

繡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

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

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

等差箋曰緇希黼古字赫省筆法小異以

鍼度線曰黼五采備謂之繡字亦作綃肖物

象而黼之是爲黼綃線有五采繡成五象也

彰施于五色 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
采已用謂之色箋曰五色五

服分色也攷工記白與黑相次謂以白采施

黑色衣青與赤相次以青采施赤色衣赤白

相次赤采施白衣黑青相次黑采施青衣

作

服汝明

鄭曰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
備有焉公白山龍而下子男白藻火

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箋曰五服五章

以黃為貴諸侯黑白赤青卿白赤青大夫赤

青士青皆純帛無采天子乃加繡焉後又制

冕服皆得繡各隨其色為繡式夏侯歐陽乃

為十二章之說繡六於衣六於裳鄭又欲畫

衣繡裳皆非也語曰禹致美乎服冕必與黼

繡者君相婦女織績多閒人情好華婦功尚

巧亦以此勞之也典婦功及嬪貢皆掌於冢

宰故曰汝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明明勉也從大

傳司馬作黍始東晉本作在治大傳曰定

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為八此

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聲

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六律者何

黃鐘蕤賓無射大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

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

左五鐘右五鐘

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以治額貌額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蕤賓聲狗吠羸鳴及保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在丙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大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鄭曰六律六呂言六律者舉陽陰從可知箋曰鄭大傳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入音鐘鼓笙磬埙篪祝敔也七始黃鐘大蕤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鐘聲不應此則去之孟康說天地人四時之始爲七始齊詩有四始此七者蓋黃鐘爲陽始大呂爲陰始蕤賓爲土始合之大蕤爲木始應鐘爲水始仲呂火始南呂金始爲七孫星衍說黃

鐘宮大族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呂
羽應鐘變宮蕤賓變徵爲七始
習以出納

五言汝聽忽司馬作滑內作入東晉本忽作

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

箋曰班固說忽以出納爲順以歌詠五常之

言協之五行圓出氣詞也忽以越以即于以

也秉笏出內不待君命五聲之本在於五言

五言五禮之言也謂天子至於士皆治民者

百揆受帝命出之受百官之成內之鄭以豕

宰統五官以周予違汝弼司馬曰予即汝無

制說此蓋失之辟汝匡拂予

面從退有後言司馬說從爲諛後言爲謗

也面顏前也面見也君臣至嚴故賢臣

有面順而退諫者如此爲事理不盡 欽四

鄰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

疑可志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上卿其祿視次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上卿其祿視次

國之君鄭曰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

箋曰四鄰太學之官也欽與也先但設學教

育子至是天子自入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

學因置學官習飲射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

以明之誠施皆清矣箋曰庶侯國貢士所

謂明庶以功者頑王子弟以下不率教者讒

說在位邪佞者時善在察也三者有不察善

則四鄰舉視學之典王親教之侯撻以記之

射侯也習射教禮讓以勉其改過撻以記之

箋曰於太學行鄉飲禮所謂習鄉尚齒也許

慎引古文撻作違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上

虞夏書二 各錄謨

古

言扑作教刑小過撻而已此不率教者聚眾撻之又記之記疏也疏其過犯以待再考

書用識哉欲竝生哉箋曰並溥生齒也言記於書以識之者屏遠方

則不齒不及以政亦弗故生此大學工以納用書乃欲收天下棄材盡納之於善

言時而颺之箋曰上言簡不肖此言進善也工樂工也樂正又行采風之典

以廣納天下之言善格則承之庸之箋曰格者颺之颺謂歌其風來也令

侯國貢士有來者否則威之箋曰否則威之及不適者也威則承而用之也

之罰謫禹曰兪哉帝箋曰帝責臣光天之下其君長

至于海隅箋曰光充也德雖充徧天下聲教訖于海隅不越海踰漠以勤民也

蒼生萬邦

箋曰蒼生艸木青蒼可耕植宜五穀之地也萬邦封邑國立君長所

謂執玉帛者萬國諸侯附庸都邑卿大夫受封者皆在方三千里之地其地温寒適中則

錫土姓受氣清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箋

淑乃興學貢士黎獻天子之士萬國之民謂之黎民

故貢士為黎獻周書所謂民獻漢讀黎獻民

獻皆為儀聲同字異語文獻不足徵即文儀

不足徵也貢士皆登帝朝帝擇時而舉之言

舉善則不在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時者亦善也

左傳引敷庶作賦試王符引同漢書引敷作

傳董仲舒引輿服有庸箋曰此引帝巡守之制亦取士之法言三途竝進以掖行也改奏為納者對帝言之則主于納改試為庶者

廣其途也立學以教之陳詩以觀之納言以

取之而又令外邦貢士加以車服命民而教

俗成矣賢才為國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本教化為治之源也箋曰

讓讓賢應命也貢士法行天下知帝之求

士則皆推賢有讓其君長懼蔽賢之責亦自

警以應帝不時敷同司馬曰帝即不時布同

詔也善也敷敷納也同謂天下同貢士也不能舉

善而令敷敷納者同進是不知道人混同善惡也

日奏罔功箋曰奏進也不善敷納而但敷納

貢士法雖密而不能得人如不

也貢帝曰無若丹朱傲帝曰從司馬本劉向王

傲說文作鼻箋曰帝因考課遂治丹朱時

雖不立二王三恪之法亦必以堯別子代之

班固說堯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荆州記
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王充說恐禹
私其子故引丹
朱以敕戒之
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

媠箋曰罔晝夜額額額王符引作鄂
慢惰也箋曰罔晝夜額額日晝日出入與夜為

界者額額讀為詔詔論
訟也堯言朱嚚是也
罔水行舟司馬作毋
鄭曰

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
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
朋淫于家漢

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棚鄭曰朋淫淫門
內箋曰家對其國邑言之朋讀若風議之

風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聖人之子三
統之後使居家令思自改則又放游也
用

殄厥世箋曰用者用黜絕之法也其世丹朱
之子孫也朱既不自改故命除其國

莊子稱堯殺長子崔譔說長子者啟明舊以爲丹國封絕皆在堯時大傳說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此禹卽位復封朱之事也封丹在舜立時廢朱則丹封絕矣堯子九人朱廢後必更立其次奉堯祀舜雖紹堯不能爲堯九族宗子故別爲堯立國也朱以罪廢則舍其子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至禹時復封朱亦在七八十歲時矣老而能悔故又得也

封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司馬作予不能順是

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王充引禹曰予娶若時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治水箋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禹言自明故不著禹曰史記以予創若時

爲舜言誤也創始也始登用之年禹順承父
 命娶于塗山蓋鯀謫羽山爲伯禹娶鄰國
 之女水土平而鯀死服除而娶娶四日而詔
 命至拜司空也不言四日而言辛壬癸甲者
 古人受詔書皆云被某日詔其甲子朝廷所
 知故數言之說文龠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
 龠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予娶龠
 山王逸曰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吳
 越春秋曰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
 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水經注云淮水自
 黃陂山東北逕馬頭城北故當塗縣之故城
 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
 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
 癸甲爲嫁娶之日也禹墟在山南卽其地也

啟呱呱而泣予弗子

說文呱呱小兒嘔聲箋
 曰啟畱母家生而母死

故呱呱泣也此水土平後之事蓋還都而啟
母死禹必自明其弗子者引己以律丹朱言
人臣之法惟荒度土功鄭曰荒奄也奄大九
不得顧私惟荒度土功州四海之士箋曰

惟者始事之詞荒大度治也大治天下之民
也功貢也諸侯之貢土也水土既平地利皆
興司空之職在荒度土又新定弼成五服至
貢土法立師儒之官以荒度功弼成五服至

于五千今文家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
古文尙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

里馬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曰五服已五
千又弼成爲萬里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
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
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
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
崙山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

殘數亦每服之內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
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彌當
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為侯服當甸服
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彌當男服去王城二
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
二千五百里其彌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
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
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
內也要服之彌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
其外五百里為荒服當鎮服其彌當蕃服去
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

州十有二師

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

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
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家
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鄭曰猶
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

十九得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
十八入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
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
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
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
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長也計一州方百里
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
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
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入州凡九
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舉王制之法
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
十里之國者二子男五十里之國者四方百
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
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
箋曰周禮九兩三曰師以賢得民旣設教刑
則宜有專官文治初開朝廷爲選師治之故

州立十二師也師三萬六千家率以入口凡
二十八萬八千人計其秀良可貢王朝者必
歲有之蓋設學於大國令近者就學焉王制
曰諸侯命之教然後爲學不必每國立學故
千二百國唯十二師也然外薄四海咸建五
則進爵紬地不專爲貢士

長各迪有功

司馬迪作道立長使各守其職

鄭曰外則五國箋曰薄迫

也迫四海而止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
海皆通聲教者則爲建鄰朋里邑都之長以
教化之不立師者人文尙晦未足興大學
也迪進有又功貢也進于中國又令貢士苗

頑弗卽功帝其念哉

箋曰苗頑三苗故國頑民也其君竄三危者能

不敘矣其民猶以前見絕于中國不令卽貢
卽次也言不得次序貢士也念哉者爲請命

念常思也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箋曰朕我者我朝廷也時

承也乃猶彼也迪于朝廷九德之科則承彼所貢而次序用之苗民無德故不即貢咎

繇方祗大傳曰昔舜左禹而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鄭曰歸美于二臣大箋曰

方始也祗振也上既定法咎繇始厥敘旁施典領考課貢士之法以振作文教

旁從劉向引白虎通同東晉本作方箋曰旁溥也其敘敘貢士之法也溥施天下象

刑惟明司馬云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咎繇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

刑從之舜德大明箋曰初改肉刑用畫象人以爲不足懲惡及貢課法行刑措不用乃

明象刑之德夔曰夏擊鳴球搏拊揚雄引夏擊作拊桔隔大傳曰

以韋爲鼓謂之搏拊司馬曰于是夔行樂馬
曰夏櫟也鄭曰夏櫟也夏擊鳴球三者皆總
下樂櫟擊此四器也夏擊鳴球以下數器鳴
球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
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
箋曰禮記搏拊玉磬指擊鄭曰指擊祝敵
大傳說報事還歸乃作樂謂禹行五服還歸
也曰爰也夔爲樂正主命工奏歌夏鳴搏三
者皆夔自主之初作盛樂重之也擊許慎書
爲鬻虎聲也敵象伏虎故以名焉球玉磬拊
當爲拊亦或爲枹枹擊鼓杖也因以拊地自
爲聲三者樂器皆以節樂今之合八音者始
以小鼓鼗籥響細脆激越其聲敵之遺響與節
以拍版古則以玉磬一版三眼古則以枹堂
下亦有焉異其名謂鬻爲敵以鞞易磬增
拊爲祝詠管皆用之搏拊一字猶鼓鼓也琴

瑟以詠

大傳曰大琴練弣達越大瑟朱弣達越升歌清廟之樂君子有大人聲不

以鐘鼓等笙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

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徧聞之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咏

祖考來格此之謂也鄭曰以咏者謂歌祖考詩也箋曰合絲為詠歌合竹為閒歌祖考

來格格大傳一作假司馬說祖考至馬曰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箋曰祖考

堯祖始考成也成其事故謂之考後或緣以為父稱耳父廟謂之禰也瞽自有虞賓在位

國舜不得以瞽入帝都易堯宗廟虞賓在位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

變手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

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
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于大麓之野報
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
張辟離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又曰
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韶爲賓客
而離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教成舜爲賓客
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尙攷大室之儀唐
爲虞賓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變垂于萬世
之後鄭曰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卽二王
後丹朱也 箋曰虞賓謂凡虞氏助祭者皆
爲賓以舜旣紹堯故也自攝位初興韶樂旣
以離爲主人旣成韶樂又以禹爲主人明舜
始終不當位之義天下雖公起矜下驟陟帝
位無下席之勞而遂居之以傳子不足以爲
後法故不爲也然而不辭者代堯治定聖人
之道宜爲之本爲治水故平水者紹堯堯他

子雖賢不必立也舜子大賢義亦不羣后德

得立者在位者迎牲而入乃從而入也

讓鄭曰謂諸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

為主入祭無二主因迎尸而使禹主之羣后

從禹而降禹又與羣后讓登舜自依燕禮居

堂上不復下管鼗鼓以下謂

獻尸也曰下管鼗鼓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

箋曰下管於周為笙入立於縣中之所奏

亦詩歌也以鼗代磬說文管如篪六孔十二

月之音物開地身鞞籥作磬或作鞞鼗遼

也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

止祝敵鄭曰合樂用祝敵狀如柰箎中有椎

撞之敵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

樂而箋曰祝以代拊應鞞為節故古文磬磬

或曰簫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樂備作謂
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箋曰
於是乃合樂也鳥獸秉翟羽舞旄舞之屬大
司樂云六樂皆六變一變而致羽物再致羸
物三致鱗物四致毛物五致介物六致象物
是舞中所象以爲飾有此六等蟲也舞六變
歌三終是謂九成祭天神無登歌下管閒歌
三節惟六變耳祭地則無登歌登歌惟詠祖
考功德以人聲感人鬼耳天鳳皇來儀百獸
地與人非類無取登歌也
率舞鄭曰來儀乘匹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
禮箋曰鳳皇象物儀擬也擬狀鳳皇
之象來舞庭中言鳳皇來則九變畢然後前
入之鳥獸相率而舞自漢及今樂皆有焉馬
以爲筍簾其文近誣鄭以爲真鳳皇乃妖異
矣又以百獸爲服不氏所畜亦無由見其率

舞凡音感人乃爲有益若
感鳥獸徒爲妄惑無取也
庶尹允諧于時俊
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
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入伯咸進
稽首而和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
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
于賢聖莫不咸聽饗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
已竭褰裳去之于時乃入風修通卿雲族族
蟠龍賁信于其藏蛟魚踊躍于其淵龜魚咸
出于其穴遷虞而事夏也鄭曰庶眾也尹正
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眾正之官得其諧
和箋曰諧和也凡廟中樂閒歌之後與祭
者皆得和故曰諸侯在廟中者及執俎抗鼎
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又曰于人唱萬人
庶尹謂羣執事者信帝之志亦和禪禹之詩

不載其詩者彼韶樂詩多皆所不載

帝庸

箋曰庸用禹自代也作韶樂以明堯功於

是舜功亦成禹乃登庸皆以明求賢知人之事故以終咎繇謨之篇

作歌曰勅

天之命

勅司馬作陟東晉本作勅箋曰曰爰也爰以告禹勅釐古字通用釐理

也惟時惟幾

鄭曰戒臣箋曰惟思也時承也幾危也戒禹之詞言承天命

而釐之當思其危以求賢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

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箋曰立禹為嗣故曰元首元首猶長子也

喜讀為熙興也熙廣也禹以大臣興為天子當起奮其功廣治百官

咎繇拜手

稽首

箋曰賀人帝得人

颺言曰

司馬颺作揚

念哉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

戒箋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箋曰率先

也乃女女禹也戒禹當率諸臣箋曰率先

哉箋曰婁從谷永引今作屢司馬無此二句箋曰率先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冢乃賡載歌鄭曰載始

賡續古今字續始歌者非箋曰率先

和非作若漢以來連句曰元首明哉箋曰率先

公天下之道明著大傳曰明哉非箋曰率先

一人之天下立禹之美德既明也股肱良哉箋曰率先

爲相也良首也庶事康哉箋曰康安又歌箋曰率先

曰司馬說元首叢暕哉鄭曰叢暕總聚小小

之事以亂大政箋曰說文奏古文作屨疑

眚即奏叢奏叢聚也說文眚目小也舜戒禹

既受重無徐幹引二句

侵小事皆作墮

日侵官則并壞股肱之職故皆墮

也承咎繇之言以苛急瑣小為戒帝拜曰

荅皋陶拜也又歌為戒禹念哉以下言往

此乃荅皋陶拜故在下念哉以下言往

欽哉箋曰筋禹往也既立禹為後仍領百揆

樂為山川神主帝舜薦禹于天為嗣者非令

攝也舜立十四年嗣禹大傳曰十四祀笙管

變是也禹嗣十七年帝猶巡守孟子司馬子

所云薦禹十七年者也合前堯在八年為三

十九年其中居喪三年又加禹治水八年為

舜在位五十年則舜陟帝位三十三年乃立

禹爲嗣

咎繇謨一